

难忘的元宵节

□张学玉

元宵节又到了，大街小巷霓虹弥漫，流光溢彩，家家户户更是红灯高挂，喜气洋洋。每到此时，我会更加怀念母亲，怀念她在元宵节夜晚的声声呼唤……

儿时的农村物资匮乏，缺少少穿。但是做父母的，会尽力给儿女准备过节礼物。元宵节是打灯笼的节日，每个小孩儿都渴望有一盏自己的灯，届时小伙伴们都聚集在一起赛灯笼。

每逢元宵节，母亲都会念叨：元宵节，红灯照，吉祥如意福气到。母亲时时祈愿儿女健康康康，一家人团团圆圆。为了图个吉利，母亲也会在元宵节这天

天做花灯：用高粱杆做个长方体的框，用浆糊粘上白色的毛头纸，请奶奶用红纸剪个小狗小鸡鸡毛头纸上；再把铁丝弯成U型，固定到小木板上，买不起蜡烛，就在木板上栓了个小煤油灯，套上灯笼框，一盏漂亮的灯笼就做好了。因为材料少，母亲通常只做了一盏灯笼，弟弟最小，每年都是由他来掌灯，我来护驾。一路上我会不断地询问弟弟手冷吗？手冷的话，姐姐替你提着灯笼，每次得到的答案就是肯定的。

我带着弟弟去场院里赛灯笼。场院是队里用来打场晒粮的地方，周围堆满干柴和饲养牲畜的草料，中间一大块地面比较平坦宽阔，孩子们手冷了，会把灯笼整齐地摆在地上，也就拉开了赛灯的序幕。赛

灯的规则是大孩子们规定的：比如看哪家的灯最美，哪家的灯最大，哪家的灯笼会响，哪家的灯抡起来画个圆画不熄。

孩子们手里的灯笼绝大部分是自家出产，大同小异：方灯，圆灯，菱形灯，但是从弟弟高傲的眼神里就能得出答案：我家的灯笼最美，因为我家的燃料是煤油。这就招来一帮大孩子的嫉妒，他们追着弟弟跑，我就半路拦截。跑累了也就跑暖和了，大家就聚在一起休息。一个大孩子问弟弟：“你家灯笼最美，你抡起来不熄，你家就是冠军。”“不要啊！”在我的呼声中，好胜的弟弟抡起灯笼，瞬间一大团火燃起来。我眼疾手快，拉开弟弟，上去几脚就把火踩灭了。大孩子们看见闯祸了，四散逃窜。弟弟傻傻愣愣地看着

燃成灰烬的灯笼，继而嚎啕大哭着跑回家。

我失足了不敢回家，吓得躲到草垛后面。过了许久，听到母亲由远而近的声音呼唤：“玉儿，跟娘回家啦，玉儿，跟娘回家啦……”我扭着性子不出来，直到母亲找遍场院，把我从草垛后面揪出来。她把我揽在怀里，泪眼婆娑地说：“傻孩子，和灯笼比，你才是娘最珍贵的。灯笼坏了，再做一个就是了，若是燃着了场院里的干柴和饲料，咱家就闯大祸了，你做的很对。”我伏在母亲怀里哭起来……

那是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元宵节。母亲远去十六年了，多想再次听她亲切的呼唤；玉儿，跟娘回家啦……

(作者系东营市文学爱好者)

致元宵节

○张彬

也许月光还不够充盈
也许岸边的绿还未成势

此时月在天上
水在地上流淌
月光的明亮
是青春背影的行走

年轻的武警战士
列队前行
精神抖擞整齐划一
月光下犹为生动

为城市的安宁奉献青春年华
让百姓享受元宵夜的美

故乡月光下的东湖
洁白如玉
又细碎如花

元宵节反复咏唱
一首祥和的歌
岁月中的上元节
令人心潮澎湃

明亮的月光
托起幸福的祈盼
历史上脍炙辞中的美好
今夜再次呈现

什么是永恒
是正月十五的月光
燕子声声吟唱中
耕耘春的美好

安顿下来的心灵
更多地美好在前面
放入湖中的河灯
洋溢着人生的憧憬

风吹两岸明
又是一年好光景
(作者单位：枣庄供电公司)

□潘玉毅

正月十五闹元宵。无论在中国的南边还是北边，元宵是大家共同的节日。从传统的意义来讲，过了元宵，才算真正地过了年。当元宵一过，孩子们就该上学了，大人们也要收一收心，开始新一年的忙碌。

不管在哪儿，有几样元宵的习俗大抵是相同的，比如猜灯谜、吃元宵（汤圆）。小时候，我也是个制谜、猜谜的高手，可惜如今已生疏了这项本领。至于吃的，除了汤圆，还有一种食物叫汤圆。如果你把汤圆认作是汤圆的胞兄，那也差不多，因为包好了都是一个模样，只是穿几号衣服的差别。

元宵是个节，也是个结，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颗心都被它深深留住。在古人的吟咏里，关于元宵的诗句可谓数不胜数。而宋明两代的话本小说，更喜欢把才子佳人的剧情安排在“元宵”这个时间点。仿佛到了此时，人就变得格外多情。冯梦龙的《喻世明言》二十三卷里有一首诗：“太平时节元宵夜，千里灯球映月轮。多少王孙士女，绮罗从里尽怀春。”其大意与歌德所说的“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相仿。而欧阳修在《生查子》上半阙里的描绘更是唯美：“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醉翁的词自是好的，无论意象或是意境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迷人之处。

作为一个传统节日，元宵无疑是诸多节日中最浪漫的，如果冠之以“中国情人节”的名号想来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古时候，由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束缚，年轻的女孩子是不被允许随便外出的，只有过节是个例外。而元宵节，则给未婚男女的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每当节日来临，未婚男女三三两两地结伴出游，赏花赏灯，顺便也为自己物色对象。一些互相羡慕的男女青年，更是珍惜这个机会，因为他们等了一年就为元宵节期间可以与情人偷偷相会。

不管对传统习俗是否熟知，一对对情侣是元宵佳节当之无愧的亮丽风景。灯初放夜人初会，梅正开时月正圆，岂不美哉？

当然，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不能只顾着自己的享受，匀一点阳光给别人，整个世界才会更明媚。我喜欢过元宵，不只为元宵的夜景和美食，更为“元宵”二字背后的深层寓意。当我们举家团圆的时候，是否也该为那些孤零零的人送去一点关怀呢？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方，这些年，与孤寡老人一起过元宵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如果可以用我们的双手给那些没有儿女的老人做上一顿好吃的，陪着他们聊聊天，想必也是别样的乐趣。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市文学爱好者)

□张忠报

炮竹声已经远了，伴随着夜空中最后一束绚丽烟花的逐渐散去，热闹非凡的元宵节也将行将结束了。明日，人们又要各奔东西，在过年的余兴阑珊中踏上新的征途了。

有人说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过年已经成了一种负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年的春运都十分紧张；多少背井离乡的打工族和莘莘学子都成群结队地走向车站，多少正捏着人民币的手正高举着伸向车站的售票口，多少归心似箭的身躯在拥挤中踏上了列车，多少望眼欲穿的面孔被滞留在了车站的候车室……最近网上流行着一个新的帖子是“十年铸就归国族！”诚然如是，年前年后的春运工作已经成为各大城

市重中之重的问题，而且这要造成多大的物质和精力的浪费啊！有不少人曾这么说。

如果单从节省物质和精力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观点诚然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种无可代替的精神的寄托和慰藉，过年自有它源远流长的深刻意义。

君看烟花明灭处

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据说春节已有四千年的历史；无论天南地北，无论多么遥远，四处奔波的人们总要在这之前赶回自己的家，与家人共享天伦。

那些最美的情愫都在这一盛大的节日中尽致地展现着，烧香供奉是对已故亲人的

怀念，拜年时对老人慰问，而开压岁钱则体现着是儿童的关爱，还有什么正月里不能要账什么的……千百年来，人们在代代的口碑相传中一直奉行着这些不成文的习俗，让那样和温馨的氛围充盈在天地之间。

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当过春节，即使我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父亲也总是一反常态和颜悦色地教导我，哄我高兴。他从没在这几天里打骂过我——而平常我做错了事，他对我都很严厉的。所以每次过春节的时候，我都分外的思念父亲，虽然他已去世许多年了。

也许春节又是这样的一种载体一种链接，它链接着亲朋好友的爱，让我们在爱的祝福声中，在烟花明灭后的清晨扬帆启航，走向新的一年。

(作者系泰安市文学爱好者)



《咏梅》
——汤青 摄

元宵：梅正开时月正圆

市中新报 生活需要

连载

刘建军心惊肉跳，猛听见“都怨那个死鬼呀”几个字，心想，完了，完了，这下暴露了，只觉自己眼前一黑，扑腾栽进粪坑里去了。

郑寡妇身边围满了人，摇头的，擦泪的，叹息的，都为郑寡妇同情着。看着那边刘建军栽进了粪坑，也都顾不得问了。

郑寡妇继续哭着：“都怨那个死鬼郑山娃呀，扔下俺就自个走了，叫俺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呀！俺的命呀……”

见郑寡妇活过来，王老太太有了笑脸，说道：“好了，好了，没事了，她嫂子你这是演的哪出戏？要不是给你送顶针儿，这会儿怕是……”

“俺真不想活了呀，一点指望也没有，活得够够的。”郑寡妇哭着说着。

“傻闺女，好死不如赖活着，一闭眼什么事都不知道了，现在遇上新社会，好日子在后头呢！可不准再想不开。”

王老太太开导了半天，见郑寡妇没有大碍，给大伙说“好了，好了，没事了，都回吧！”

大伙渐渐散了，王老太太握着郑寡妇的手，又千叮万嘱，郑寡妇这才看见她手里的顶针儿，接着掉了眼泪，哭着说：“大婶子，您平时喜欢用俺的顶针儿，临死了，送您留个念想，没想到，

顶针儿救了俺的命，咱俩有缘！”王老太太把顶针儿递给郑寡妇，郑寡妇攥在手里，又哭了半天。到了傍晚时候，见郑寡妇情绪好了，王老太太才放心地离开……

天刚刚晓明，胡大在老槐树下开始敲锣，几声急促的锣响，惊得树上的麻雀仓皇而逃。

“各家各户注意了，废铜烂铁，一律上交了哈。”胡大的吆喝声，伴随着锣声，响彻全村。

胡大敲着锣往河东去，迎面遇见叶胜春。“胡大，通知村干部小队队长，紧急会议，麻利的哈。”叶胜春粗声粗气地说。

“这就去，这就去！”胡大答应着，心里想着，莫不是又去石门山炼铁去，一路小跑去了河东。

叶胜春来到大队部，蹲在废铁旁边抽起了烟。从石门山回村，搜肠刮肚收了这一堆烂铁，没少费了劲。叫叶胜春委屈的是，废铁的回收任务还差得远了，黄镇东昨天在会上点了石桥村的名，叶胜春心里很不痛快。叶胜春用烟袋锅子在



大河激流

○无 言

废铁上敲了几下，似乎想把眼下的怨气发泄出来。接着，他装上烟叶，点上火，又抽了起来，开始想着村里最近发生的事儿。郑寡妇上吊是为哪般呢？这些天她一直不对劲儿，在石门山上，被抽调公社指挥部，无缘无故回来了，这又无缘无故上了吊。心想，女人的事儿真是难捉摸。再一个揪心的事儿，满地的山芋被冻烂了，连芋头母子都没法留了，过冬的粮食差了一大截，往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尤其叫他头疼的是，接下来要传达的紧急会议精神，是全村社员吃食堂的事，山芋烂了一地，大伙凑在一起吃食堂，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想到这里，叶胜春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会，王正经来了，走到废铁旁，紧挨着叶胜春蹲了下来，嘴里嘟囔说：“穷折腾，穷折

腾，越穷越折腾。”

叶胜春知道，王正经一肚子的牢骚，是对收废铁的事儿有意见，更对烂在地里的山芋，怨天尤人。对于秋收这件事，叶胜春也后悔不已。早知如此，炼铁那会，偷偷派人把山芋刨了，也不能眼睁睁把到嘴的粮食给烂了。

“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王正经还在嘟囔着，像是满腹的怨气一时半会也出不净。原本，叶胜春想给王正经说说开会的内容，看着王正经那犟脾气来了，也懒得再说了。

开会的人陆续来了，都围着废铁堆蹲下来。叶胜春猛抽了一口烟，并不抬脸看谁，咳嗽一声，开始说话了。

“今们开会，就一个事。上级叫咱吃食堂，大伙商量怎么个吃法吧。”

叶胜春开会一向是这样，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无论过去挖沟修路，还是春播秋种，开会的时候，总是三两句话完事。

大伙听说要吃食堂，你看我，我你看你，不知如何是好。

“怎么吃法？”王正经一贯保持着他那张严肃的脸，听说大伙吃食堂，他第一个瞪大了眼睛。

“吃食堂，吃食堂，顾名思义，不用在家里做饭了，大伙一起吃，省了时间，省了锅碗瓢勺，省了粮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叶胜春学着黄镇东的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胡大听说吃食堂，别提有多高兴了，对他这个光棍汉来说，好比是天上掉馅饼一样。于是他第一个响应，拍着大腿说：“好，吃食堂好，我报名！”

常青山眯着眼睛，慢条斯理地说：“这难道是共产主义的前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日子，想必是不远了。我坚决同意，坚决同意。”

叶胜春看着大伙的积极性挺高，接着又讲：“吃食堂之后，家里的锅盆盆盆就用不着了。为了增加钢铁产量，把每家每户的大锅、小锅、铁盆、铁盆，一律交到大队部，然后集中拉到县铁厂。”

胡大又一次抽了大腿，说：“好，一箭双雕，吃饭解决了，炼铁也解决了，我双手赞成哈。”随后刘建军、常青山、杨金远、王永那等人也纷纷表态，坚决支持办食堂。